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9

MAY 11 1951

ET9117 / 1142 (9)



渡邊家文庫			
漢書	集類	四七七〇號	二四冊
			淡函三架



新城先生以漁洋著稱海內者凡五十餘年蓋皆稱其詩也比文略既出始稍稍稱其文或因疑先生之文殆為詩掩而不知先生之詩實得文而益昌也夫詩古文體制固殊乃意度波瀾之所以然則未嘗不一大抵本於中之自得而神明變化於古人非徒行墨字句間誇多而鬪靡故雖鋪陳排比曲折淋漓要必其悠然之韻使人往復流連而不能自已而後可謂詩古文之至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竊觀先生敘論唐賢之什恒舉言有盡而



渡邊千春遺愛書



意無窮及味在酸鹹之外數語以爲詩家三昧吾  
以爲此即文家之三昧也左國馬班以來數千百  
年號稱古文大家者篇章之繁約音節之短長論  
議之醇疵疎密誠千彙萬狀不可殫究而所謂文  
外獨絕別有會心者往往異曲同工焉先生悟古  
人不傳之祕於深造自得之餘因取意度波瀾之  
所以然而泄之於詩又恐索解人不得也而泄之  
於論詩之文夫先生之文徵文考獻翼傳羽經其  
於博聞多識之資國故民彝之大何所弗該原不  
僅爲詩法而作然業以爲詩之法見諸文而文之

法傳更以爲文之法讀其詩而詩之法俱傳故曰  
先生之詩得文而益昌也彼世之從事詩古文而  
疑先生文爲詩掩者又豈知詩者哉門人程哲敬  
題



原序

天以天下之文章付之於人柄莫大焉人以千古  
文章之事任之於己統莫重焉天下之物皆可私  
而有也獨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天以人之所可私  
者授之於人不難於齊給其欲而獨若靳之以文  
章非以其可公天下乎人之所有皆不旋踵而奪  
也獨文章歷千古而久存人以天之所旋奪者有  
之於身不難於備享其盛而獨不能與於文章之  
事非以其可歷千古乎以公天下歷千古者舉而  
畀其柄於一人總其統於一身而豈偶然哉天於



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徃往近者數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興焉若唐之李白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班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彙其傳詩始於經之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柳陶謝之五言至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而集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生者乎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翱皇甫湜之徒人雖竝世而世不恒有所謂數十年而一生

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其於文章往往亦得其柄所旁寄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柄而紹古今之統者則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統系古今之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天下之人無不知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以為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日亦以此序先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為序記碑誌等得其一



言者爭寶以去而語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  
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先  
生之詩蓋不為李不為杜者而其為詩人之總萃  
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  
為韓不為柳者而其為文人之總萃得乎纘言記  
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  
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詞所從出莫之紀極  
而皆本於意所獨運故未嘗一襲李杜韓柳之所  
已言以之追配乎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  
信或不盡信者則以詩家自宋南渡以來太白子

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振之者而力皆有所不迨  
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  
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辭至  
文則大昌於宋下迄於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  
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狎而玩之  
乎今蠶尾集之刻為詩二卷為文八卷又次其雜  
文舊橐十四卷別為集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  
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  
寧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既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  
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



旁寄之柄分屬之統磨礪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之間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運會文章蓋特際其盛為數百年而一覲者其亦慶已之遭也哉若夫先生受知

今上特擢侍從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以道自將為中外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為文之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嘉定受業門人張雲章謹序

帶經堂集目錄

第三編

漁洋文集

卷一 序

四川鄉試錄序

西巡日錄序

長山縣新誌序

豐城丁氏族譜序

豳風七月圖序

歸潛志序

淄乘徵序

光嶽英華序



唐賢三昧集序

唐文粹選詩序

感舊集序

佳山堂集序

徐詩序

卷二 序

竹垞文類序

回中詩集序

雙江倡和集序

西山倡和集序

魚羊文集

嵩遊詩選序

黃湄詩選序

笠山詩選序

陶菴詩選序

玉巖詩選序

蕭亭詩選序

蓮洋詩選序

悔齋詩集序

卷三 序

鄧孝威被徵詩序



使粵集序

南征詩集序

東渚詩序

覽古詩集序

突星閣詩集序

惇裕堂集序

東浦詩集序

倚聲集序

過江集自序

入吳集自序

癸卯詩卷自序

送李東安序

卷四 記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遊瓦官寺記

雨登木末亭記

夜登洪濟寺記

登燕子磯記



游牛首山記

游獻花巖祖堂記

游攝山記

游寶華山記

金山題名記

焦山題名記

北固山題名記

鶴林寺題名記

招隱寺題名記

竹林寺題名記

生生菴題名記

卷五 傳

劉孔和王遵坦傳

任民育楊定國傳

少司徒焦公傳

孝靖顏先生傳

田裕所先生傳

范先生傳

張處士傳

張先生傳



畢子萬公權家傳

卷六 傳 辯 記事

貞烈韓孺人傳

李母刁孺人傳

王節母徐氏傳

烈婦郝氏傳

李烈婦傳

董烈婦傳

五烈節家傳

木瓜詩辯

金人南遷錄辯

書劍俠二事

卷七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提督廣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表

誥贈中大夫山東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墓表并銘

張學海先生墓表



二万の  
吳臨穎墓表

孝廉李君墓表

卷八 墓誌銘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伊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

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費兵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伊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傅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龔公墓誌銘

誥授朝議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南公暨配

田恭人合葬墓誌銘

誥授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驛傳鹽

法道參政杜公墓誌銘

卷九 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僉

事李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暨配房

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封昭勇將軍童太公墓誌銘



候選知縣馬君墓誌銘

待封徵仕郎文學陸君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高君暨韓孺人合葬墓誌銘

容城縣教諭趙君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內丘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葉母張宜人墓誌銘

卷十 行狀 行述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王公

行狀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先考府君行述  
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卷十一 行述 祭文

賜進士出身先兄東亭行述

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

祭 誥封奉政大夫李太公文 代祭酒 公作

祭孫無言文

祭張母景碩人文

卷十二 書後 跋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書劉龔冢碑後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王東臯紀略書後

跋古周易

跋易雅

跋左傳補注

跋玉楮集

跋杼山集

跋笠澤叢書

跋河南集

跋武溪集

跋河東集

跋未備五經注疏

跋石田集

跋元遺山詩

跋葉文莊公集

跋金薤琳琅

二則

跋沈文端公家書

跋祝枝山書

跋邊習詩



跋弘正詩鈔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跋蕙齋二書

跋王仲山集

跋金興安手蹟後

跋張忠定公題射鵰圖

跋自書宋人絕句

卷十三

謚冊文

諭祭文

擬碑文

奏疏

紀恩錄

日記

孝昭皇后謚冊文

祭天妃文

鑲紅旗副都統阿爾虎

諭祭文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

諭祭文

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第二稿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碑文

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疏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

請修經史刻版疏



迎駕紀恩錄

北征日記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卷十四 山錄 小志 凡例

長白山錄

廣州游覽小志

五言詩凡例

七言詩凡例

帶經堂集卷三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一序

四川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十有一年天下當復貢士於鄉禮臣列

名以請仰荷 睿裁命臣士禛臣日奎典試西蜀

伏念蜀古西南徼也山川險遠距輦轂六千里徑

蜀幅員且萬里兵燹之後天府沃壤盡纏荆棘恭

遇 世祖章皇帝神武戡定天清地寧遺黎乂安

乃眷西顧矢其文德二十餘年漸已家習弦誦戶



被詩書其在於今正生養教育為 朝廷得人食  
 報之日也顧 臣以弇鄙小儒膺茲鉅任拜 命驚  
 惕中夜徬徨畏或隕越於是戒車星馳陟雲棧踰  
 巴閬羊腸鳥道十步九折蒙宿霧陵迂湍深箐窈  
 冥虎豹叫嗥叱馭而前凡七十餘日始抵成都既  
 至云云相與誓神受事探策決題進提學僉事臣  
 張某所遴士一千二百有奇三試之積旬有五日  
 得士四十二人副貢成均者八人錄文二十首以  
 獻 臣當颺言簡端 臣惟國家致治首重人才人才  
 之盛莫先制舉古者用人所重者道德而已唐虞

之世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而載采  
 九德實出其中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  
 能獻書於王登之天府三代以上遐哉尚矣西京  
 而下舉士之途大約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秀  
 才曰博士弟子建武以還又有有道直言獨行高  
 節清白質直諸目故兩漢得人號稱極盛洎末俗  
 流競選舉失實左雄始議變法俾儒者試經學文  
 吏試章奏此唐宋來制舉所由昉也迨乎魏晉又  
 設九品立中正及其弊也乃至上品無寒士下品



無高門故旋行而旋罷自唐宋迄元明乃一歸重於制舉矣歷代名臣大儒肩比踵接率皆制舉之所得然而宋臣朱熹之論猶謂以文詞取士競為無用之言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欲以明道熙寧之議救之其說終不可行夫鄉舉里選之法既難行於今日而文章鞶帨之末又慮無以獲真才而程實效願行之久遠而卒不可易者豈非以制舉之得人差為近古而無取夫竊名偽服之紛紛與我 皇上臨御以來寤寐旁求冀得雄俊非常之才以禮而羅之作人之化覃被遐邇巖棲谷飲之

士類無不爭自淬厲以冀一日之知蜀即介在荒服然而井絡垂曜江漢遵流璧玉犀象丹黃空青之產木蘭楫桂椅梓榿枏之材桑漆麻紵之利自昔號為陸海地在西南其卦直坤故多文章自文翁興起學官巴蜀之間俗好儒雅士生其地類多瑰瑋閱博視鄒魯文學吳越秀民無多讓焉然而臣滋懼矣臣之衡士者言也士受衡而自見其奇者亦以言也 朝廷側席詎僅雕蟲佔畢聲華組績之為尚與將觀其賢能以收異日之用也以古者司徒鄉大夫之職而責諸臣一日之取舍以古



者九德三物之效而期諸多士一日之言臣安得  
 不懼隋儒王通曰文士之行可見鮑昭江淹狷者  
 也其文急吳筠孔珪狂者也其文怪唐韓愈曰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宋朱熹曰理明則異端不惑流  
 俗不亂德可大業可久臣竊持此法以相士觀其  
 言圭璋潔潤以下其守雲霞蒸變以下其才淵渟  
 嶽峙以下其器量光風霽月以下其心術舉多士  
 之才具性情隱然相遇於尺幅行墨之中而後題  
 品之拂拭之必如東方生之射覆覆十而射不失  
 一而後臣心稍即安焉然臣猶有懼宣聖有言君

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人與言猶有間也  
 多士產於蜀請以蜀論司馬相如耀文上京而史  
 謂其多虛詞濫說揚雄著法言以擬聖人而劇秦  
 美新貽譏千古言固未足為重輕也至如張綱之  
 勁節蔣琬之忠雅田錫之耿介范鎮之勇決張栻  
 之理學虞允文之應變魏了翁之學術不必盡以  
 文詞表見也多士今日以先資之言受衡於臣而  
臣以異日矢報之績期勉乎士勿以文章槃帨之末  
 而忘三代鄉舉里選之初意庶幾拔十得五以副  
 當宁旁求之盛心安見制舉之得人不能收德行



道藝之報與夫如是庶其無負簡書而臣隕越之  
懼或少釋矣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臣王士禎謹序

### 西巡日錄序

古者史官之職左紀言右紀事唐宋以來其職分  
屬中書門下二省所謂起居郎起居舍人是也若  
夫六飛時邁扈從近臣荷橐簪筆紀述其山川道  
路征伐號令則有如溫大雅之創業起居注金幼  
孜之北征日錄陸深之南巡日記其體制雖有不  
同而其合於古左右史之義一也翰林侍讀江村  
高先生以文章經術受 上特達之知朝夕講幄

論思啓沃歷七八年所歲壬戌以滇南蕩平 駕  
幸盛京謁告 昭 福二陵癸亥 幸五臺山因時  
巡畿輔侍讀皆以法從侍 行在因所見聞成日  
錄凡幾卷其東巡日錄宗伯陳先生簡討朱先生  
既序之矣復以西巡日錄屬予序予三復其書如  
紀完縣之賜金紀阜平之復設皆關政事沿革之  
大者而紀賜裘賜裳則尤見 皇上恩禮儒臣之  
雅侍讀遭逢盛代之美有賡歌喜起之風焉昔馬  
第伯以中元元年從封禪泰山應劭取其紀述之  
語以為封禪儀其文奇峭遂為千古山水遊記之



三五字  
祖今侍讀之文不減應氏而其義又合於古左右  
史之職後有徵文考獻者此固所不得而遺也為  
序而藏之康熙二十年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王  
士禎謹序

長山縣新誌序

今上康熙紀元之二十三年閩粵底定海外有截  
遂設臺灣府縣輪廣之盛軼漢越唐會命儒臣  
纂修皇清一統志開館禁中先是相國曲沃  
衛文清公亦有是請至是十年始觀厥成洵一代  
之鉅典也長山為濟東望縣舊志修於隆慶近百

年矣於是縣先達太常少卿王公徵考文獻網羅  
放紛集文學之士按部就班臚件繫叢凡例而身  
總秉筆之任書來徵序予惟志之昉也其禹貢乎  
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志其  
職益詳下至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  
方志以詔觀事巡守則夾王車備顧問廣獻納焉  
嗣是班孟堅作十志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三秦  
記常璩華陽國志以及三輔黃圖決錄之流志之  
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汝南  
先賢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冥真臘佛國之屬



又山海之支別而志之詖詭者也唐宋以來作者衆矣而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明康海志武功崔銑志安陽區區一邑之書而文人學士獨愛重之何與勿亦以其思精而體要文贍而旨潔徵因革知要害物土宜察風俗有當於禹貢周禮之遺者與長山古於陵地陳仲子之清風猶有存者長白山為副嶽封禪書所謂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是也范希文微時讀書於此書堂故蹟在焉至今千百年士有廉介之風卿大夫懷先憂後樂之志實二公百世之上有以興起之故地不百里而人物之盛甲於郡邑有由然矣太常之為是志也精而要贍而潔是非進退不謬於聖人之旨匪惟可與安陽武功竝傳藝林亦足為他日巡守夾車之獻矣予故樂得而書之

豐城丁氏族譜序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自睦族始故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至於周之盛時則大宗小宗之法益詳而又有小史之官辨世系定昭穆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傳曰上治祖禰旁



治兄弟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此三代之盛軌也降及暴秦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而宗法始大壞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祇據以定選舉別婚姻於是膏粱華腴甲乙之名紛紛競起浸失古敬宗收族遺意至於五代豆盧革韋說以門望為相貽笑當世宗法至是乃凌夷極矣宋歐陽氏蘇氏始本古小宗之法作為族譜後之為譜學者尚焉然予考永叔幼長於漢東終老於潁廬陵故里蹤跡未嘗一二至東坡潁濱兄弟遊宦四方

流離嶺嶠卒葬於邾子孫迄未嘗歸蜀則是二氏之譜僅託諸空言而於收族嚴宗廟之義亦未嘗實舉而躬行之也豐城丁氏其先世自周太公望受封於齊生丁公伋以字為氏其居豫章杏花村則自晉興寧間某始也其家豐城則自豐城令某始也至十八世孫安復徙居沙湖之濱其世系雖遠而可稽而今之譜斷自沙湖為一世從其近也其譜系始立於唐景福中再修於宋崇寧三修於南宋嘉定四修於元皇慶五修於明正統六修於萬曆丙戌則今之沙湖譜是也嗚呼世遠人湮文



獻放軼加以干戈俶擾易姓改步之際世家閥閱  
 有求其遺裔而不可得者甚或宗廟為墟封樹蕩  
 然子孫夷於眚隸視牛羊樵蘇之蹂踐而若罔見  
 聞者比比然也丁氏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聚族  
 於此廟祭以時吉凶相卹而有無相通尊卑有序  
 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譜一修再修迄於五  
 六而未已其與古大宗之法即未知盡合與否然  
 於古者尊禰尊祖之義可謂無愧矣前此為譜序  
 者有何公延世吳公澄揭公僊斯劉公儼皆聞人  
 大儒而今福建提學僉事次蘭君重修新譜復屬

予序予辭不敢當而君之請益勤於是原古大小  
 宗之意以復之推此志也於以親親長長而治天  
 下不難矣

豳風七月圖序

古昔盛時其君上豈弟而近人其民和樂而親上  
 雖勢分闊絕而田廬衣食之計疾痛疴癢之情不  
 啻婦子之相告語相慰藉焉三代而上天子以治  
 其天下諸侯以治其國卿大夫以治其采邑皆得  
 此意而行之觀楚茨大田諸什可知也三代以下  
 罷侯置守於是始有循吏之名要惟不失三代卿



大夫之遺意而已矣康熙二十有八年崔侯之莅  
吾新七載矣值水旱洊臻勛拮据不遑寢食雖  
頻歲告饑而民無流冗室廬依然是歲入夏甘雨  
時霈四境霑足民氣用和侯亦欣然與民同其樂  
也暇日屬徐生某繪豳風圖於屏風以自娛或諗  
予曰侯之繪豳風也亦有說乎予曰然昔周之盛  
也周公負宸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又作詩以述  
后稷公劉古公亶父之事其篇什具載大雅七月  
之什則又詳陳豳岐之風俗凡天時寒燠之改易  
農夫紅女之勤劬飲食居處之瑣細以至草木禽

鳥昆蟲之榮落變遷言之不厭其詳以知天時以  
授民事而大旨則歸於忠厚其君仁而愛下其民  
義而敬上讀其詩藹然有三代盛王之思焉侯之  
治新也既有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新民之感恩  
而奉上庶幾乎于貉獻豨羔羊朋酒之風是皆可  
被諸咏歌傳之圖畫而侯之意不但已也于耜舉  
趾築場納稼無惰農矣求桑采蘩元黃載績無佚  
女矣春酒以介壽茶樗以食農則仁讓旣興詬誶  
不作人倫正而民志定矣是侯之志而期與新民  
共之者也安在彈丸之區不可以豳岐之治治之



乎宋馬和之嘗畫國風圖進御高宗親書其上藝苑至今稱之生之畫未知視和之何如而侯之意深遠矣

### 歸潛志序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於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

書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入翰林為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為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攬摭為多焉予嘗歎遼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膺仕者甚衆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



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與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責也李翱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於煙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歎文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 淄乘徵序

今淄川古般陽縣以在般水之陽故名按班書地理志濟南郡有縣十四般陽第八後漢書郡國志齊國六城般陽第六前漢菑川國領劇東安平樓鄉三縣洎後漢時三縣入北海國今考其地皆在青州東北境中與般陽無涉太平寰宇記云淄川縣本漢般陽縣屬濟南郡後漢屬齊國宋元嘉五年於此置貝丘縣隋開皇十八年改貝丘為淄川縣此淄川名縣之始自西漢已來千餘年間郡國數變易然自般陽而為貝丘自貝丘而為淄川著於史乘班班可考者如此說者不察妄以隋淄川縣為漢菑川國地地理既譌乃并其人物古蹟而



三九十二  
傳會之絲枲膠牢不復可解有識者率知其非而卒鮮訟言以正之者此載積畢先生淄乘徵所爲作也按卷中考證舛誤凡數十事而大旨則在辨菑川淄川之譌其據依博而確其文詞辯而核誠著作之選也俗學之相蒙久矣至於地理郡國歷代沿革之故考證尤不易即如畢萬之魏在今蒲州永樂鎮而以大名之元城當之韓退之南陽人乃今修武縣之南陽城而以為南陽鄧州諸如此類不可殫紀顧安得如先生者一一而是正之耶予讀其書深喜其不為俗學而於史乘裨益尤多

焉故序之云

光嶽英華序

光岳英華集十五卷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唐人詩第四卷至第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以明初詩附焉集為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舊有豫章揭軌序序稱許氏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僅七言律詩無歌行或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焦太史國史經籍志合豈焦氏所據即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集所錄既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熟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



鼓吹遠甚而揭序稱其勝楊仲弘氏唐音非篤論  
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體求其抑  
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許氏此編由極  
變而返之正不為無補未可盡廢而使無傳也予  
乃刪去唐詩三卷別次為七卷定為元詩光嶽英  
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

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  
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

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  
京師居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  
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  
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為唐賢三昧集釐為三卷不  
錄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  
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予五  
言選詩故不重出也

唐文粹選詩序

唐文粹選詩六卷漁洋山人刪定吳興姚鉉之書  
也宋淳化間開局編撰文苑英華及太平御覽廣



記諸書而英華輯錄唐人詩賦雜文凡一千卷率  
浩汗無決擇於是姚氏擷其菁藻略其繁蕪纂為  
此編猶東萊先生纂江鈿文海以為文鑑云鉉別  
裁具眼其書頗貴重於世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  
調而格詩不錄視後來鼓吹三體諸唐詩特為近  
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篋中二集稱弘備矣予少習  
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貫休  
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恒思淘汰之未暇  
也今年長夏積雨苔蘚被堦廬居少事輒取刪之  
亦如姚氏纂英華之例定為六卷於是去俗存雅  
唐賢之光燄益發越於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  
甲終癸分類瑣屑條目衆多予概為汰去而次第  
則仍其舊庶幾與殷璠元結兩集可以並行不愧  
云爾

### 感舊集序

僕自弱冠薄遊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常與當  
代名流服襄駟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  
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為文之  
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憂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  
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



遂多死生契闊之感康熙壬子秋以王事于役巴蜀行褒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已而迴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功相依為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母死矣風流頓盡發言莫賞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歷斯境自考功云亾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報地下嗚咽摧藏輒掩卷而止一日讀魏太子與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

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幕府舊遊以為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頌者死亦六七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死則病且衰如予是也棖觸紆鬱不禁泣下霑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為多日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把玩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為之論次都為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



三十一  
什七附焉通為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  
中州登敏之之例以考功終焉

佳山堂集序

三百年來海岱間推世學者必首臨朐馮氏蓋自  
閻山公從醫閻賀先生學得白沙之傳歸而講學  
於鄉正嘉以還青社諸先生理學淵源遞相授受  
遠有統緒實自公發之又以餘事鼓吹風雅為青  
社耆英之會風流弘長迄今稱道弗衰再傳而四  
馮公出以文章震耀海內一時兗州中麓諸賢交  
相引重而先祿少洲公撰風雅廣逸詩紀諸書談

藝家奉為規矩又再傳而宗伯文敏公以經術文  
學領袖館閣論者謂其學有根柢詞尚體要奏議  
論事之文比諸陸敬輿蘇子瞻無愧色世所傳北  
海集是已自閻山以逮文敏凡歷四世遠而彌耀  
譬之江河發源崑崙岷山歷塞外經秦豫吳楚數  
萬里然後匯於溟渤洩於歸墟若今相國易齋先  
生殆馮氏之溟渤歸墟與先生承累世家學繼文  
敏公之後涵蓄演迤蔚為大儒壯而登朝受知  
世祖章皇帝迴翔臺閣高文典冊率出其手是時  
四方無事上方嚮用儒雅萬幾燕間屢召先生



三万九千  
入侍字齋講求治道商較經史往往至夜分乃罷  
世皇登極遂總臺憲進尚書尋命入閣參預  
機務蓋世祖皇帝知先生甚深而未及枋用  
皇上陟降紹庭人惟求舊故爰立作相而不疑先  
生自念受兩朝知遇之深正色立朝卓然以古  
大臣自命史稱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先生殆兼而有之先生以  
文學侍從久撰著甚富既躋綸扉不欲以文章自  
見諸門人請於先生得藏稿次為若干卷竊惟國  
家值休明之運必有偉人碩德以雄詞鉅筆敷張

神藻聳功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  
大四裔聞之知中朝之尊後世聞之知昭代之盛  
然後文章之用為經國之大業而與治道相表裏  
惟先生之文足以當之詩三百篇以七月冠豳風  
之首以文王下武卷阿諸什為大雅之正而尚書  
旅獒無逸諸篇皆出周公召公成周之治於斯為  
盛後有推本朝制作以上繼謨誥風雅之遺者  
微先生其孰歸與

### 徐詩序

徐詩者刻徐夜先生詩也先生初名元善字長公



慕嵇叔夜之為人更名夜字嵇菴又字東癡世為  
濟南新城人曾大父準萬曆間進士歷官雲南布  
政使時稱山東四君子公其一也先生為從祖考  
功季木先生外孫少讀書外家湔染風氣束髮工  
為詩為外祖所愛年二十九遭世亂母死遂棄諸  
生隱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晏  
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  
渡浙江沂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酌謝臯父墓裴回  
賦詩而返又十三年為康熙癸丑赴故人之約西  
遊宛鄧歸遂不復出戊午己未間有 詔旁求巖

穴之士士皆鱗集

闕下有司將以先生應

詔

力以老病辭先生少為文章原本史漢莊騷工於  
哀豔五言詩似陶淵明巉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  
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  
率皆世外語儲王已下不及也癸丑春予與先西  
樵東亭兩兄過其村居老屋三間雨久穿漏若將  
墜焉予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  
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  
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  
蘇談記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



三五九十一  
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之今徐先生并日而食簞  
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藿黽共之明公誠能紆  
王弘之軫損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  
子者亦佳話也今又十年先生貧日甚年且七十  
矣其詩散佚半飽蟲蠹予在京師數寄書索其稿  
先生但遜謝而已予乃就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  
得百餘首刻梓以傳先生千載人可傳於後者固  
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或因此百餘篇  
想見其流風餘韻是亦知人論世之資也先生貌  
癯而神清望之如谿松露鶴書法類虞永興在里

中與予兄弟尤厚善

帶經堂集卷三十九



帶經堂集卷二十六

帶經堂集卷二十六

帶經堂集卷四十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二序

竹垞文類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字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裴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為公卿當時史官至為著宰相世系迄於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



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  
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  
其重世臣如此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於山  
巔水涯之間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百家苦貧依  
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  
至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  
傳參互其同異其為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之德  
錫鬯之才不得比於唐宋之世臣而終老布衣僅  
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  
餘澄澹蛻出風露而於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

務尋古人不傳之意於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  
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  
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  
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於京師中間聚散不一  
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  
回憶予始見錫鬯詩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者論交  
亦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  
別予以所著竹垞文類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於  
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  
有感於予言也夫



回中詩集序

康熙二十年三月 仁孝 孝昭兩皇后梓宮將

歸寔於昌瑞山維時 萬乘臨送八神開蹕會

皇上有事 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凡若干人

羽林飲飛之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比

部員外郎臣犖祗役其間歸而輯其道路往返之

詩若干首曰回中集以視國子祭酒臣士禎讀之

終卷乃作而歎曰嗚呼 聖朝孝治之隆 兩宮

徽音之美 昭代典章文物之盛胥備是矣是不

可以無述者也臣犖少以相臣子侍衛 世祖章

皇帝嘗冠鷩冠從豹尾出入陛楯之間甘泉上林

羽獵遊幸未嘗不從洎 世祖龍馭上昇犖亦一

麾佐郡浮湛江外積有歲年今者瞻望槁陵傷懷

弓劍撫日月之易逝悲攀顛之末從其哀慕宜有

過人者又其先臣文康公昔以節越填撫茲土旋

乃登庸九戩之思東人未沫犖始以羈貫之歲趨

庭於此今白首為郎復以王事于役山川如昔風景

不殊距其先臣建節之年俛仰之間忽一世矣語不

云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五篇大抵皆忠臣孝

子之所為作也讀回中集為之感動流連不能已已



如見古忠臣孝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於風雅之義爾矣夫離騷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於父非不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與若其紀山川備掌故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雙江倡和集序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

間謝康樂出始剗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為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閔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之奇為東南山水最勝處宋君牧仲奉命視權其地值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為政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為歌詩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遯跡金精山中君皆能



致之相與流連倡和至於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  
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奇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  
哉古未有也今讀倡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  
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  
之奇秀至是而刻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  
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贛石烽  
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  
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予既為評次之而  
為述其梗概如此

西山倡和集序

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  
宗不工於詩如唐李習之皇甫持正宋蘇明允陳  
同父之屬盡然未足為朝宗多憾也牧仲與朝宗  
同里同時獨專工於詩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  
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  
耳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上今所  
傳雙江回中諸集是也諸集予皆為之序論讀西  
山倡和詩復為書後如此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  
詩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  
徒於今為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予為知言也夫



嵩遊詩選序

黃州葉井叔家武昌之樊湖以漁釣琴書自娛暇則出游寒谿大小洄中懷漫叟之風長嘯賦詩脩然自適既而解巾登仕一為延平推官復用新例改官知河南登封縣登封治嵩山之下山川清美風俗淳儉井叔樂而安之益用古循吏之治輯和其民既逾歲政事修舉訟獄衰息每當雲物澄霽輒攜書卷登二室眺龍門偃息盧巖之下臥聽瀑布吟咏終日山煙既夕巾駕而返山中樵牧造次遇之以為隱人道流不知其宰官也又嘗輯漢唐

以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記二卷為之辯證甚具其書流布人間見者謂為劉原父薛尚功之流然諸君子率竭生平之才力以成一家之說而井叔顧得諸簿書期會之餘故其書尤可愛玩而其視諸君子為尤難井叔故工於詩既官登封數載詩益清深雅健纏纏可誦比來京師予獨取其嵩山諸詩別次為集而序之曰從來仁智曠達之士莫不寄託山水以抒寫其志意而其才或不足以發之則亦湮沒而不足以傳即或一丘一壑工於刻畫形似及與語五岳之遊非有絕人之才鮮不為



三万九千  
名山大川之所奪此古今之通患也嵩高位天地  
之中居五岳之首自禹貢大雅載記而後代有作  
者若井叔之工而且富吾見亦罕矣此非具絕人  
之才不能也嵩山舊有書院祀二程子與宋崇福  
宮址跬步接近崇福宮者宋故事多以宰執領之  
其重與玉清昭應宮埒井叔考稽史乘自司馬文  
正公而下得十二人合而祠之時其祭祀又為之  
記以風示來者俾知所矜式此四百年闕略未舉  
之典而井叔能行之於今日尤可書也予故並記  
之以為世之志乎循吏者法不獨其詩之工也

### 黃湄詩選序

順治己亥予以選人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其年  
冬予之官揚州合肥龔端毅公集諸詞人賦詩祖  
道聯為巨軸推幼華詩最工然予實未與深言詩  
也康熙丙午予在禮部幼華自江南寄黃湄漁人  
詩一卷一變而清真古澹逾於其舊戊申己酉間  
幼華知潛江縣再變而為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  
妥帖排冪者又十年丙辰幼華自潛江以治行第  
一徵拜給事中益朝夕就予論詩及歸龍門讀書  
太史公祠下其詩益變而齷泔澄深渺乎莫窺其



涯涘蓋予束髮已來所見海內賢士大夫多矣而離合久暫書尺往來未嘗不及於詩者惟幼華一人故幼華之詩二十年間凡數變而予皆能道其所以然幼華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於其鄉交孫豹人於楚交顧黃公於江淮交吳賓賢汪舟次季角有郝士儀者善詩隱於賈嘗與幼華為友後數年死幼華哭以詩其詞甚悲又有吳周者貧士也嘗賦杜鵑行幼華見之與定交杵臼間在潛江聞周死序刻其遺詩傳之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予習見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某者為唐某者為宋

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鬪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為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為捨拾吞剥禿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邪其亦有所不為邪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關亦萬里



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世人願欲以坳堂之見測江河之大其不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幾希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汎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泝騷選以成一家之言故其詩每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然幼華方以才望為天子諫官其所重者固有在吾未敢以詩人盡之也

### 笠山詩選序

給事中古隸門下省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其職主草制備顧問獻納得失駁正違繆自漢以來多以

名儒為之其後省門下不置而給事中分職視六曹列署禁地其司獻納駁正與古無以異士人讀書服古一旦得為是官可謂清切矣康熙二十年滇南底定其明年遂大開言路一時上封事者甚衆而給事中孫君數言事當上意直聲動朝廷君居笠山之陽自其少已負奇氣倣儻自喜承其家學三百篇穿穴箋疏洎廬陵睂山東萊華谷諸家之說以上探六義之奧旨尤篤好蒙莊之書久之縱橫演迤自屈宋賈董馬班而下罔不漁獵數年而其學大就君為人磊落洞達見義必為有



賁育之勇而坦中無城府尤不喜邊幅齷齪伸眉  
 抵掌意豁如也自予舉禮部里居時君猶為諸生  
 則已知君異時必為廉吏為諫官為古遺直洎君  
 舉制科登禁近前後二十年而予言始信君讀書  
 之餘尤善為詩雖舟車行役簿書期會未嘗輒廢  
 西游咸秦南窮甌越詩日益工五言如禁煙寒食  
 路霽雨杜陵春楓丹千籟發山紫萬蟲悲爽籟午  
 峰竹清流幽澗泉一帆涼月轉四面翠屏開七言  
 如河聲入洛三門合嶽色來秦萬里明鳥藏諸國  
 晴時見風卷洪濤靜夜聞黃菊候中無雁到綠榕

林外有猿啼此類數十句雖古作者無以加也而  
 其憂天憫人之意亦間見於篇有皮日休農夫謠  
 元白秦中謠之遺意求之輒近不易得也廣陵汪  
 君季角故與君談藝相善嘗論次君詩而君以予  
 素知君者因復屬論次之予之知君匪獨詩也而  
 詩亦其一也因敘述其梗槩云爾

陶菴詩選序

德州李君霖瞻以順治三年釋褐登進士第仕為  
 平陽芮城令值姜瓖之亂間關數百里西渡河走  
 長安謁制府孟尚書效包胥之哭尚書為大出師



三十七  
以君贊畫軍事既復手縛偽監軍某以獻幕府上  
其功會有尼之者賞格弗行而君遂罷歸今三十  
餘年矣嘗讀陳湯傳至耿育訟湯之書謂湯破絕  
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輒為掩卷太息不  
能自止君當巨寇披猖之日請師圖恢復卒使三  
晉危而復安而歸老放廢其功卒不見於世此可  
為搃擊太息者也君來視其弟編修君京師與予  
從容杯酒間出眎古詩一卷予灑然異之夫古詩  
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  
馬反為駒之類始為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

製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沖  
郭景純數公最為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為近古  
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  
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  
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曷不可  
追慷慨磊落清峻遙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  
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昭明稱  
陶詩跌宕昭彰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故後之論者  
以為外枯中腴猶未為知陶者也君古詩大抵原  
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



傳於世不疑也古詩之絕響久矣規模者工形似  
馳騁者倂規矩當淫哇競奏而聞琴瑟古澹之音  
或倦而思卧者有矣予乃點次古詩為一卷與海  
內知詩者共之以近體詩二卷附焉要其皆可傳  
者也

玉巖詩選序

采玉於于闐勃律之間而或遺徑尺之璧玉人相  
之登以華篋襲以緹巾十五城不以易焉而玉重  
矣求木於鄧林豐尋以往皆足備樽櫨庸隋之用  
而或遺豫章之材工師度之獻諸明堂任以桴梁

飾以雕鏤文采而木重矣文章之士亦然以邯鄲  
竺楊修繁欽之才生同建安而不得與於典論數  
子之列即何論下此者乎莆田林君石來少以詩  
有聲閩中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幾入館閣之  
選已乃塵以才望推擇為中書舍人倂直禁中旬  
日休沐間偕二三同志遞相倡和若忘乎官曹之  
冗散者康熙十七年有 詔求宏博之士四方者  
碩名流雲集響赴既而試體仁閣下拔其尤者五  
十人皆入翰林為史官而君先是以奉諱歸莆陽  
矣論者謂以君之文章才具宜在文學侍從之列



或領史事發凡起例以繼扶風順陽之後或為左  
右史紀言紀事荷橐 殿陛之間既再值其會而  
不得一遇宜其怫鬱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矣而君  
顧處之泰然彈琴賦詩近於古之樂天知命者其  
旨趣如是則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君之詩溫潤  
縝密孚尹旁達扶疎而直上譬之玉與木然愧予  
不能為玉人工師也今次其集為二卷凡古近體  
詩若干首成一家之言

蕭亭詩選序

肅然之陰其東面曰大谷俗作峪谷中有二十四村皆

良田沃壤土厚而水甘桑柘交蔭雞犬之聲相聞  
古于茲仙人白兔公遺蹟皆在其處蓋隱逸之奧  
區也吾內兄蕭亭先生居之初蕭亭居市城卜居  
於此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背  
黃鵠面象山流水遶戶青山在左其西則精藍鱗  
次梵唄之音朝夕響答苗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  
著席彈琴咏歌若將終身焉者客至蘼蘇不爨茗  
飲椽粟清言竟日而已陶貞白有言吾見朱門廣  
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  
難立止恒欲就之蕭亭生席華臉先少保公功德



三万七方  
在前朝載之盟府諸父皆為世聞人鳴鐘列戟其所固有一旦棄之如脫屣而甘就隱約以終老豈時命之使然與抑有所託而逃焉者與毋亦有味乎貞白之言而為是硜硜者與蕭亭古今詩盈千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予為擇其最者三百餘篇別為選集後世誦其詩庶以知其人焉

蓮洋詩選序

河中為郡當兩介之首形勝冠寓中記稱太華中條本為一山巨靈顛履掌華蹈襄開為二以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

之交也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玉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謂渠豬之水即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注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吳生家永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出遊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游處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閱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間生來京師予胠其篋得蠹簡數十番讀而駭歎謂非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部梁侍御三君方



三石九千  
海內文章卷一  
十四  
枋文章海內其駭歎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比生  
再入京師則三君者皆解官歸卧或十餘年或七  
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遊相知者獨予在  
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感概至於泣下嗚呼以生  
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為知  
己者無過予輩四三人不數年間皆散去或且化  
為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於是予召之飲酒既  
酣復祛其篋則其詩雷硠劃豁又過於昔予讀之  
河傾燈炮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矜  
賞如曩時也會 天子下 詔求博聞之士備顧

問著作於是謝比部方山以生名應 詔或以為  
生與司馬子長生同里又同遠遊其才皆不世出  
蓋河山之氣融結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  
愧色是固然矣然子長生逢武帝右文不免戮辱  
發憤述史記今吳子遭遇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  
名達 黼宸行且荷橐籥筆立第二螭坳之下曾  
何子長之足云又況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  
者哉生名震字天章予同年臨潁君之子蒲州諸  
生

悔齋詩集序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所  
居瀕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蛇  
虎蒙翳黽蹠啼嘯人跡晝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  
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  
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  
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一夕雪甚風籟窸窣街鼓  
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歎遂為其  
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軒  
嘉紀感予意一來郡城相見極歡始予知嘉紀以  
前戶部侍郎浚儀周公周公知嘉紀則以汪楫楫

字舟次嘉紀所為賦管鮑篇者也竊以為真賞曰  
希有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  
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舉世無知之者而  
獨汪楫知之然則楫之為人何如也自是思見楫  
如前之欲見嘉紀久之而楫以詩來謁酒闌月墮  
抵掌漢魏以來六代作者升降之故當其神解意  
盡麈尾奮擲頭沒杯桮中一坐屏息予乃作而歎  
曰楫之人如此其詩如此其持論如此其知嘉紀  
有以也楫之詩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冷峭蒨  
為致大抵與嘉紀同當其自得於心即亦不必盡



同也楫少從周公論詩自矜其詩不欲版行如世俗人所為周公自青州寓書敦勉至再始刻詩百篇蓋其自命之意又如此

帶經堂集卷四十

帶經堂集卷四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漁洋文三

序

鄧孝威被徵八詩序

客問乎王子曰鄧先生被徵八詩何其多楚聲也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游蔡州南遊嶺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一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始歸顧其為詩雕畫土風葶甲新意無幾微羈旅侘傺之色今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顧問鄧先生哀然為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



大夫莫不喜其來延致恐後且京師距淮南二千里置驛相望地非遠於嶺南蔡州也鄧先生頌悵然若有不自得者讀其詩又悽惋哀激類乎楚聲是以疑也王子曰是三百篇之志也詩有六義正變不同而皆本於忠孝之旨南陔白華孝子之所以養也武王之時鄉飲酒燕禮則用之所謂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迨其後而陟岵鵠羽之詩作焉陟岵之次章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由來勿棄鵠羽之次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蓋古之孝子行役於外不獲養其親其詞之迫切如此今鄧先生有母年八十矣一旦舍甘旨之養遠來京師其情之迫切與陟岵鵠羽之詩人無以異故其言如此亦猶南陔白華之遺意也昔鄧先生遊蔡州嶺表年方壯母亦未衰其意怡懌則其詩之異於今也宜也客曰善乎子之說詩也夫鄧先生之詩數篇耳而正變之義具焉使在采風之世其不見刪於孔子可知也予曰然遂次其語以為之序

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古為荒服士大夫非游宦奉使



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峭拔甲天下而物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為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書其山川可愛慕如此然自唐宋以來為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猺獠談者遂視為畏塗間有高流勝士一至其地者即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往往不勝其幽憂侘傺之感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既去而不能忘又取其風物土宜緝為一書以傳四方若范氏者自唐

宋以還不數見也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為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為君難之君應曰否否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願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以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交歎慕以君奇懷曠致為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蹟犁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相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



三万七千  
海內文苑三  
於磨厓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亾人才消長之  
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觀之美而  
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南征詩集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滇黔底定冬十一月二十日  
以露布宣示百官 大赦更始二十四日加上  
兩宮徽號遂以明年春遣部院府寺諸臣代祀嶽  
瀆海鎮前代帝王有功德者即其陵寢所在以類  
祀焉同年大理少卿魏君實往湖南祀炎帝虞帝  
二陵既畢事歸以道路所得詩若干首編為一軸

以授予 國家方值休隆昌熾之運武功克濯祀  
事孔明甚盛舉也其在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祭法曰法施于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此物  
此志也君常為御史備法從凡 朝廷因革民生  
利害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湖南當滇寇豕突  
之日被兵最早長沙衡澧又寇所盜據為三窟洞  
庭之南五溪之北疾首蹙額日不聊生者自甲寅  
迄今近十年矣君舟車所至詢疾苦省謠俗率皆  
形諸咏歌以附於輶軒采風之義冀聞 當宁非  
廛如騷人遷客侈瀟湘洞庭之觀擷芷蘭杜蘅之



秀已也於記有之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是以  
得其人之為貴也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有司跛倚以臨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美之君以  
忠信之質學禮有素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以奉揚  
天子明德達於鬼神斯可謂得其人者也記又有  
之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嗚  
呼於是集備觀之矣

東渚詩集序

宛陵諸梅自宋都官而後散居宣郡諸邑東渚之  
梅所居傍稽嶺俯臨大溪為宛陵山水最佳處梅  
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耽墳籍放意雲壑  
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溪水如環如玳遶樓徐逝  
每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  
耳畔今翰林侍讀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  
之曰滿聽且為之記於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  
亦因以傳夫詩之為物恒與山澤近與市朝遠觀  
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寫田  
園之趣者什居六七君嘗東登日觀放於琅琊之  
朶西泛左蠡陟匡阜溯蕭江濫章貢禮青原七祖



道場而歸老東渚之上所謂江山之助田園之趣  
蓋兩得之宜其詩之風味澄曩絕遠世事讀之者  
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怒  
爭鞞鞞噌吰中如不平以眎夫高車飛蓋紆組影  
纓者其得失豐嗇為何如必有能辨之者矣君再  
枉寄書文詞甚高予休沐少暇報書遼緩自分見  
絕於君而君意益勤因為敘述其詩之槩如此亦  
聊以荅君之意云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故人

才賢否之辨世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  
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犁然而不惑猶以為未足  
也則又必憑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  
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  
闕之文所至憑弔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抒其  
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門人  
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俯仰  
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  
盤瓠之鄉發為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  
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



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  
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為詩如干首美刺具  
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  
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咏  
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歌咏之文揚其善  
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  
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何謂邪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  
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  
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為歌咏之文乎抑以為史  
傳之文乎昔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  
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  
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  
人可矣

突星閣詩集序

崇禎中楚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士乾懷人世  
顯亦世其學湛於經術博綜六藝海內士執牛耳  
者皆欲得二王莅之而懷人有才子曰戩蘄然奮  
頭角揮斥六合上軼旁出弱歲遊長沙題詩嶽麓  
云不借直踏寒煙裏麝香獨遊亭午時予讀之已



嗟異繼是數相見於京師戩亦數因人遠遊在江南寄予詩一編尤怪奇詼詭池陽山行之作馳騁筆力過歐陽永叔廬山高遠甚在中州與河中吳雯倡和頡頏上下既而游滇南歸留歷下訪予西城別墅流連累日夕乃出前後詩屬予論敘之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戩於斯二者兼之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桓君山有言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今  陛下方以德化成天下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文學之士爭挾所長與時奮起粲然如繁星之麗天戩夙昔同學多以文章致身館閣獨抱其遺經長年奔走道路栖栖為旅人其能無槩然於中乎夫薦賢能拔幽滯賢公卿之責也戩持是以往其能終於無所遇哉必不然矣



淳裕堂文集序

益都孫文定公以經術儒雅遭逢世祖皇帝歷  
 吏戶兵諸曹尚書今上龍飛之初爰立作相在  
 政府未久乞歸年甫五十難進易退之風海內高  
 之公子仲愚少承家學九經諸史皆洞貫其源委  
 發為文章汪洋演迤磅礴閎肆一時名卿聞人競  
 折節下之惟恐不得當也公家風澹泊諸子恭謹  
 清儉不殊後門單素方仲愚名籍甚人謂旦夕取  
 甲科致通顯公顧以盛滿為戒如晏元獻公不求  
 恩澤王忠肅公不令子弟妨寒士路者君自負逸

才雅不欲以門廕得官時又無如文潞公宋莒公  
 之薦達故有才如君竟以逢掖終其身可歎也洎  
 文定薨未幾君亦遂鬱鬱以歿嗚呼世之憑藉門  
 閥日飽梁肉厭綺襦紈袴而坐躋華臚比比皆是  
 此固非君所屑意使其獲以文章致身如李文饒  
 韓持國之流其所成就未可知而君竟困頓塲屋  
 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君之未歿嘗自定雜文  
 歌詩為淳裕堂集其兄孟滋傷其志哀其早世離  
 為若干卷刻之蓋聊以慰君於地下而紓已之悲  
 也君之文尤邃於六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



冬官序諸篇皆卓然可觀其詩爾雅深厚不窳不  
佻使其得志教抒為典謨雅頌之作將勒於鼎彝  
播諸金石否亦流傳旗亭樂府屏風團扇之間詎  
不能與古人爭勝尺寸而惜其漸就漸滅而無傳  
也是刻也又烏可已哉

東浦詩集序

邵陽黃濬給事之歿也予方在黜陟聞赴哭之慟  
已而朱君載震以書來告曰邵陽師死矣其詩未  
刻者尚幾百篇載震請於其家謀刻梓以傳又請  
翰林朱先生銘其墓徵君姜先生文其碑先生與

邵陽兄弟也又以文章道義相友愛傳邵陽者非  
先生而誰敢以請予攬書未竟嗚咽流涕嗚呼黃  
濬已矣雖百身曷贖乃猶有朱君者汲汲焉哀其  
遺文表著其行事以使有聞於後世父不必得之  
子黃濬何以得此於朱君哉夫朱君高義如是雖  
微文章之名其人已邈然千載之上況乎其文章  
之工也蓋予始知朱君以黃濬云比予官國子祭  
酒而朱君適貢入太學日與其游處盡發其詩筆  
數百軸益知黃濬非妄歎者十年間在京師文酒  
之讌予與黃濬及朱君未嘗不俱而朱君所以事



予亦與黃湄無以異甲子歲予兩人先後使南粵  
朱君獨留明年予報命京師尋請急歸濟南又  
明年而黃湄死矣人生聚散亦恒事而死生契闊  
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而況予哉康熙戊辰春予  
再至京師朱君已次第黃渚嶺海諸集鏤版以行  
暇又以其詩來問序夫鍾期死牙生絕絃郢人逝  
匠石廢斤予尚能序朱君詩哉顧朱君詩實工其  
澤潞紀行諸篇尤力追古作江漢之間其人率有  
屈宋唐景之遺風若朱君者非騷人之苗裔與漢  
儒於師友之際最篤若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  
而子然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何湯一言遂為萬乘  
師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儒之事師也顯榮  
之於生前朱君之事師也力圖其不朽於身後均  
以盡心於所事而已矣予既多朱君之義尤愛其  
詩因質言之俾後之觀者有所興起云爾君字悔  
人載震名也楚潛江人

倚聲集序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  
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絃諧金石者篇目  
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



千餘篇孔氏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即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歌弦之法不傳而歌弦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為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號嫺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

師曠覘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之為道何以感人如此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饒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之刪詩也得詩而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黎園弟子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



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旣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温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

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間草堂尚矣花菴博而雜尊前約以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略於啓禎鄒子與予蓋嘗歎之因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閨之製彙爲一書續花間草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歌弦之意也書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將由音聲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



興矣

過江集自序

順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南蘭陵八日而返得遊記六題名七古近體詩四十編為一通曰過江集程子崑崙子畏友也而得與之乘清宴理遊事延陵季子之高風陳修撰之忠節予之所尚論而服膺者也而得拜其墟里問其子孫弔其流風餘韻京口三山及招隱鶴林諸寺予十年夢寐而不獲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躡屐幽壑窮極煙風雲水之變態斯游也可謂不徒矣家兄東亭懷京峴之勝遂同斯遊得詩凡若干首附於後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綴巖谷幽邃筇屐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煙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集

癸卯詩卷自序



三十四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  
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  
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  
輒淒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  
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  
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  
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  
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  
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  
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子每循覽愴然不能

終卷然爾時方與諸兄讀書家園肩隨跬步未知  
此語之可悲也弱冠以來各以世網奔走四方回  
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之詩之  
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蓋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  
矣予以順治十七年來佐揚州中間與禮吉一別  
與東亭再別西樵自大梁過廣陵對牀一夕遂別  
於鑿江之上嗟呼予兄弟少無宦情同抱箕潁之  
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  
青山黃髮之約息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多乎是  
歲癸卯西樵奉命主中州試東亭舉山東榜予



三  
之居揚州且四年矣除夕偶編次一歲所作慨然  
書此

送李東安序

九疑之山瀟湘之水山川之至奇者也而皆萃於  
永以圖經考之永為州在楚粵之交去京師六千  
八百餘里東安為縣又僻處永西偏百里蓋韓愈  
氏所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者當天下無事  
之時士大夫宦游常鄙其地而不欲往其或得之  
又莫不戚戚焉惟慮其去之不速甲乙以來滇逆  
發難乘牂牁五溪之險銜枚北驅長沙守臣聞風

奔逸賊遂據有湖南六郡二州薦食荆岳旁煽諸  
蠻江漢洞庭列戍相望阻聲教者五六年所矣西  
粵二三叛帥狼顧競起乘間抵隙膠牢固結遞相  
倡和衡永之間直其要衝井湮木刊城郭為墟一  
旦天厭戎首表裏橫決諸王公將軍仰稟 廟謨  
疾搃岳陽遂鞞長沙楚角之粵倚之不百三十日  
而湖南千里之地復歸於職方先是 上察督撫  
題授長吏滋為弊叢既下湖南遂以銓除還之吏  
部於是李子鄴臣得永州東安令以去或曰以李  
子魁梧雄俊之才宜為緊望縣庶展其驥足今吏



三十九  
東安是棄之也予不謂然今天下吏治病亟矣頭  
會箕斂僕區詰盜法令牛毛大吏誅求無藝不得  
已則仇百姓以賂之此非盡有司不肖勢使然也  
東安遠在西南數千里甫脫兵革法令簡易又其  
大吏率在兵間其尊貴宜稍殺所賣切誅求宜稍衰  
凡有瑰異非常之材得自表見民間疾苦得便宜  
除去是數者視畿近令為何如李子得此可以賀  
矣若夫瀟湘浯溪九疑岫嶁之奇與夫昔人所記  
西山黃溪諸勝皆在跬步登臨之餘侈為歌詩以  
抒寫山川之奧李子政暇優為之不復述

帶經堂集卷四十一



渡  
架三

十五

渡  
架文  
卷三

一



